

世界文學全集

荷

特：

米

蘭

夫

人

哈

格

頓：

史

懷

哲

自

傳



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世界文學全集

布

特

米

蘭

夫人

哈

格

頓

史

懷

哲



5

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365556

世界文學全集 5

精裝39大冊

定價10600元

編纂者：本社編輯部
出版者：喜美出版社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2114號
總經銷：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門市部：台北市萬大路576號
電話：3019692・3038722・3077633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

米蘭夫人

德蕾姑媽，曾經對我說過這句話：「一位淑女，在家道貧困的時候，祇有兩條路可走，一條是找個如意郎君寄託終身，另一條就是謀一個高尚的工作培育淑女應具有氣質。」

現在，火車載着我穿過這些密林滿佈的叢山和綠油油的草原，我正在向那第二條路走着；也許是由於我從來沒有機會來嚐試第一條路的緣故罷。

我打量我自己，看我在同行的乘客中，是怎麼的一個樣子——雖然我覺得不大會有人來留意我的：我這麼個中等的身材，已經錯過了荳蔻年華，如今已經二十有四了，我的軟呢的裙子，是棕色的；領口和袖口的花邊，是奶油色的（姑媽說的，奶油色比白色要經穿呢）。黑色的披肩，領口的扣子是開着的，這是因為在車廂裏很悶熱的原因。我頭上戴着棕色天鵝絨的軟帽，帽帶在頸下打了一個結，這頂帽子，如果讓嫵媚的菲莉黛戴起來，該多麼美的呢，可是讓我戴着，實在感到有些不倫不類了。我的頭髮，中間分開，兩邊低垂在我修長的面頰兩旁，最後打成了一個笨重的髻子，拖在帽的後面。我的眼睛很大，帶着琥珀色，這也許是我勉強可以過得去的地方，但姑媽仍舊說這雙眼睛太暴露了，影響了少女應有的含蓄。我的鼻子太短，嘴太大，總而言之，我自己覺得一切不帶勁兒；所以我必須退而求其次，四處

奔波，爲衣食而忙碌。但我將永遠得不到第一個選擇：一個丈夫。

火車已經駛過了塞黃色的綠野，現在已到了載汶的沼澤地和密林的叢山，工程大師布爾納所設計，橫跨泰姆河的著名大橋，就在眼前，過了那端的薩爾太雪，我們將離開英格蘭而進入公爵的管地康威爾了。

火車將過橋時，我不知怎的，興奮了起來，我並不是一個富於幻想的女子——不論以後會不會變——可是，要是住在米蘭山莊那麼個地方，恐怕連最現實的人也會變得富於幻想的——所以我不明白爲什麼我會有這般興奮的感覺。

我自己想，這是荒謬的。因爲米蘭山莊可能是一座富麗巍峨的巨廈。而那位大廈主人崔康南先生，也許和他名字差不多，是一位風流君子，可是那與我何干呢？我將侷促於樓下，或蟄居在高閣，充其量，亦不過是爲了照顧他的那位女兒——愛芬而已。

我望着窗外，想：這些人的名字多奇怪！

沼澤地上已昇起了太陽。但遠遠灰色的岩峰，是多麼的咄咄逼人，看來都像似石化的人們。

我現在要去的這家，叫做康寧雪，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語言。也許我自己的名字，雷瑪莎，讓他們聽起來，恐怕也是很怪的。瑪莎！這個名字，連我自己聽起來，也怪叫人心驚的。姑媽常用這個名字，但是爸爸在世時，他和菲莉黛從來不叫我瑪莎的。我總是被叫做瑪蒂。

我總不禁感到瑪蒂比瑪莎可愛得多了，但一想到泰姆河將使我永遠不能聽到瑪蒂的稱呼時，便不由得黯然了。現在我到了人家家中，我就變成了雷老師，或者小姐，或者更不順耳的稱呼——雷！

艾德雷姑媽的一個朋友聽到過崔康南先生的窘境，說他需要一個人去幫他，她必須能細心照顧他的女兒，她必須受過適當的教育而可以勝任家教的工作，此外並且對孩子須溫柔體貼，不許她跟不屬於她階級的人去玩。很明顯地，這位先生所需的是一位貧窮而賢淑的女子，可是姑媽認定我正可勝任。

我的父親是鄉下的教區牧師，當他老人家過世以後，姑媽就把我們接去，帶到倫敦去住，她說那邊對二十一歲的瑪莎和十八歲的菲莉黛將是個好機會。在倫敦住滿的時候，菲莉黛真的結婚了。可是和姑媽呆上四年之後，我仍然形單影隻，所以有一天，他對我指出有這麼的兩條路。

我向窗外瞥了一眼，我們已近普里茅斯，同車的乘客紛紛下車，我倚着椅子望着台台上的情形。

列車長吹着笛子，車就要開動了，車廂門口，一個男人進來了，他帶着禮貌的微笑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暗示他是否可以跟我同廂，但我立刻把視線轉過去，不理會他。

火車快到了普里茅斯，駛近大橋的時候，他說：「妳喜歡這橋嗎？」我轉過來打量他一

下。他還不上三十歲，穿着蠻講究，但是一副鄉紳的樣子。他的燕尾服是深藍色的，褲子是灰色的；他的帽子就是倫敦所謂「罐頭禮帽」，這是因為他像罐頭的緣故，他把帽子放在身邊的座椅上。我覺得他有一點兒放浪，他的棕色眼睛閃爍着飽經世故的光輝，正如他完全知道我曾受過不可與生人搭訕的警告似的。

我回答說：「是的，我想它真是了不起的傑作。」

他笑了，火車已穿過這橋，進了康瓦爾了。

他棕色的眼睛打量着我，我立即意識到我自己並不十分引人的尊容。我想，他之對我感興趣，是因為此地沒有別的可以引起他興趣的緣故，這時我記起菲莉黛說過我於別人對我好感時，時時拒人於千里之外，認為他們是因為找不到別的女孩子才來找我的。菲莉黛的格言是：「把你暫時當作個替身，然後你真的會弄假成真的。」

「還要走很多路嗎？」他問。

「我想沒多久了。」

「大概將到站了。」

我回答說：「大概只有一點點路程了，到里斯開特我就下車。」

他伸舒了他的腳，把他的眼光移在他的靴尖上，說：「打倫敦來的是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我回答他。

「妳會想念那繁華的都市的。」

「我在鄉下住過，所以我知道鄉下與都市有什麼不同。」

「妳住在里斯開嗎？」

我不大喜歡人家問來問去，但我又記起菲莉黛的話：「你對異性實在是太冷酷，似乎近於無理，你真會把他們嚇跑了。」所以我決定至少變得禮貌一點，於是我回答說：「不，不是住在里斯開，我是要去海邊的一個小村子叫米蘭的。」

「啊，我知道了。」他靜穆了一會兒，然後再盯住他的靴尖。他下面的話倒使我愣住了：「我想像妳這樣一個知書達理的人，不會相信預卜未來那套的吧！」

「什麼？……」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。我只說：「你怎麼想到要問這個問題！」

「我可以看看妳的手掌嗎？」

我猶豫了，並且對他起了疑念。我能把手讓一個陌生人看嗎？姑媽知道了，一定會懷疑這人存心不良的。這點我想姑媽是對的。總之，我是一個女的，並且這裏祇有我一人。

他笑着說：「我向妳保證決沒有別的企圖，我祇是想看看妳的將來罷了。」

「可是我不相信這事。」

「讓我看看再說罷！」他向前一靠，很快地握住了我的手。他輕輕地托着，幾乎沒有碰到似的，歪着頭審視。

「對了，」他說，「妳已經到了面臨一生當中的轉捩點。妳將進入一個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奇的地方。妳得留心一點兒……要格外小心！」

我不屑地笑了一下說：「這是因為你知道我遠行的緣故。如果我對你說我將去探親而不是去你所說的新奇的地方的話，你又怎麼說呢？」

他就奸滑地接着說：「那我得說你是一位不誠實的姑娘。」看他這樣子，我倒不由得喜歡他起來了。我想他一定是一個不經心的人，但他很悠閒，現在和他作伴，使我也分享了這種悠閒之感。他接着說：「妳現在的確要擔任一件新的工作，過一個新的生活。這是不會錯的。以前妳過着有規律的生活，然後妳跑到城裏去了。」

「我想我已經讓你知道。」

「妳不必暗示我的。但是我們要談的不是過去，而是將來的事。可不是嗎？」

「噯，那麼將來怎麼呢？」

「妳要去一個奇怪的人家，裏面充滿了陰影，在那幢屋子裏，妳將須小心翼翼地做人。妳大名是……？」

他等了一下，但是我不去理會他，於是他又說下去了：「妳得好好善自爲之。那邊有一個小孩，還有一個男人，也許是這孩子的父親。她們都被陰影籠罩着。還有別的人……但也許她已經不在世了。」他帶着使人戰慄的聲音，使我一時失去了鎮定。我立刻縮回了手說：

「多胡說！」

他沒理我，半閉着眼睛。然後他又說下去了，「妳將須十分注意小愛麗絲，而且妳要做的事將不止照顧她而已。妳必須特別當心愛麗絲。」

我感到有一種刺痛，這種感覺從脊骨下端開始似乎向上爬，一直爬到我的頭頸，這一定如別人所說毛骨悚然的感覺罷。

小愛麗絲！可是她的名字並不是愛麗絲，她是愛芬。但由這兩個名字發音近似，頗使我心神不安起來。

然後我覺得有一點而愠怒。我難道像這麼個角色嗎？是不是我已經顯露出這付怪相而必須選擇非我所願的一條路——做家庭教師呢？

他是不是在笑我呢？他懶在靠椅上，仍舊閉着眼。我望着車外，裝做對他和那可笑的預言毫不感到興趣似的。

他張開了眼，看看他的錶，他認真地看着，正如忘記我們之間的談話似的。

他於是愉快地說：「再四分鐘我們就到里斯開了。我來幫你拿行李罷。」他從行李架上取下來，籤條上明顯地寫作：「雷瑪莎小姐，米蘭山莊，米蘭康瓦爾。」

他對這籤條沒有瞟一眼，我覺得他對我已經失去興趣了。我們到站了，他下了車，把我的行李放在月台上。然後他拿起自己的行李，摘下帽子，鞠一個躬就走了。

當我正在低聲道謝的時候，我看到一個老頭兒過來了，他叫着：「雷姑娘！雷姑娘！妳該是雷姑娘罷？」這會兒使我忘記了那位車上的同伴。

我的面前是一個樂天短小的男人，棕色而滿佈皺紋的皮膚，略略帶紅的棕色眼睛；穿着厚厚的布上衣，圓錐形的帽子掀在頭的後面，好像已把它忘了似的，淡黃色的頭髮拖在後面。他的眉毛和鬚鬚也是同樣的顏色。

「好了，姑娘」老頭子說，「我畢竟接到妳了。這些是妳的行李嗎？請交給我罷，妳我和老戚皮馬上就可以到家了。」

他拿起我的行李，我跟在他的後面，但不久他就退過來和我並肩而行了。

我問他：「到家還遠嗎？」

他把我的行李放在馬車上，回答說：「老戚皮會馬上帶我們回家的。」我爬進了馬車，坐在他的旁邊。

他是一個喋喋不休的人，使我禁不住先向他打聽打聽那些我將前往相處的人物。於是我說：「這屋子，米蘭山莊聽起來好像是在山上似的。」

「對了。那大廈是造在山崖上，面臨着海，園子一直通到海。米蘭山莊和巍頓山莊像是一對學生子。兩所大廈高高地雄踞在海邊，好像在和大海挑戰似的。當然大廈是建築在堅石之上的。」

「原來有兩所大廈，那我們有鄰居的了。」

「可以這麼說：藍家住在巍頓山莊，他們已經住了兩百年了。和我們祇隔一哩多路，中間就是米蘭谷。兩家一直都很好，後來……」他停住了話，我立刻就接着問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
他回答說：「妳很快會知道的。」

我想對這種事情問東問西，對我是有失身份的，所以我轉過了話題：「你們有很多僕人嗎？」

「我，我老婆子，我女兒——阿黛和阿貓。我們住在馬廊那邊，正屋住的是包太太，包湯姆和小蘭。妳難得把阿蘭叫做僕人，他們沒有人管她的。」

「阿蘭！那倒是一個很特緻的名字！」

「她應該叫蘭花。她媽包珍妮胡亂給她起了這麼個名字，怪不得她就是這麼個樣子。」

「包珍妮？可不是包太太呢？」

「那裏！珍妮是包太太的女兒，大大的黑眼睛，腰枝最細不過了。一直對人不理的。有一天和有一男人睡在草堆裏——他們就叫紫羅蘭——不久阿蘭就出去了。他媽却在一個早晨投海了。我們都無疑的知道誰是阿蘭的爸爸。」

我沒說什麼，他對我不感興趣的神情，似有點兒失望，但他接着說：「她不是第一個，

我們都知道她也不會是最後的一個。藍傑夫是到處都留孽種的。」他笑起來，歪著頭看著我。「姑娘，妳不用擔心，他不會傷害妳的。魔鬼是不會傷害一位小姑娘的。藍老爺就是那麼一個，可是他已經離開人世了。」

「他也死了麼？他是不是也像珍妮一樣的投海呢？」

這句話使老戴笑起來：「他不會的。他死在火車的失事中，妳大概也聽到過那次失事罷？那時火車剛剛開出普里茅斯，突然出軌倒在河岸旁了。死了不少人哪，藍老爺也在車上，就這樣完蛋了，藍老爺也完蛋了。」

「哦，那麼我當然不會看到他了。不過我總要看到阿蘭的。僕人就祇這些人嗎？」

「還有男女小差使呢。有的看園，有的管馬廐，有的管屋子。可是現在情形和從前不同了。太太死後一切都變了。」

「崔先生一定很傷心吧？」

老戴聳聳肩。

我接着問：「他死了多久了？」

「我想該一年多了罷。」

「他到現在才決定爲小愛芬找個家庭教師嗎？」

「到現在爲止已經有三位老師了。妳是第四位了。沒有一位呆得久的，蓓蕾小姐和蓋莉小

小姐都嫌這地方太僻靜了，另外一位詹蓀老師——她真是一位漂亮的姑娘——他給辭了。她手腳有點不乾淨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可是我們都喜歡她的，她似乎特別喜愛米蘭山莊似的。她說她特別喜愛古舊的屋宇。但是誰知道她還有別的嗜好呢，於是她走了。」

我把注意力轉向野景。那已經是深秋了。馬車駛過了一條路，兩旁是堤岸，偶而看到黍田中稀疏的紫蘼，有時我們駛過陰沉沉灰色的石砌小屋，我於是頗有孤寂之感了。

忽然我在山叢的夾縫中看到了碧海，使我精神爲之一振。這一來幾乎大自然的景色突然變了，兩岸的花朵更加密密地怒放着，松風飄來了陣陣的芬芳，道旁開着無數的野花，花朵比我們園裏的要大多了。

馬車爬完了山崖，向着坡下的大海疾駛着。我們現在是在一個山崖的上面。展映在眼前的是使人興奮得透不過氣來的美景。山崖懸臨着大海，各種花草，茂盛地鋪滿了大地，有紅色的，有桃紅的，有白的，也有紫的。

經過不少時間，我們終於到了。這座大廈，像是一個城堡，高高地雄踞在台地上，用花崗石砌成，好似有很多屋子，但都是那麼的雄偉。這大廈已屹立了數百年，當然也將再支持幾百年的。

老戴驕傲地說：「這些地都是咱們老爺的。姑娘，妳看山谷的那邊，那就是巍頓山莊。」

我望過去，看到那座大廈，也像米蘭山莊，是用灰石砌成的。但各方面都顯得小些，而且好像是較晚建造的。但是因為我們已經接近米蘭山莊了，所以我不太注意那邊的屋子，這邊的對我才有興趣呢。

我們到了高處，就看到兩扇精緻的鐵門。

老戴就喊了起來：「開門囉！」

大門的旁邊有一間小屋，門口有一位婦人在打毛球。他說：「阿蘭哪！妳去開門吧，免得我起來了。」

這時我看一個坐在那婦人身旁的孩子，馴服地站起來來開門了。她是一位很奇特的女孩，幾乎是白色的頭髮，長長的直直的垂着，她的眼睛是碧藍的大大的。

老戴對阿蘭說聲謝謝，老戚皮就高高興興地通過了大門。老戴接着對阿蘭說：「這位是老師，是來教小姐的。」

我看到這對空虛而碧澄的眼睛，骨溜溜地盯着我，使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。那老婦走過來了，老戴就向我說：「這位是蘇嬌嬌。」

那位老婦人就說：「妳好，希望妳在這裏會很快樂的。」

我轉過眼來看這位婦人，說：「謝謝，我希望如此。」

「真的！」然後她搖搖頭，好像恐怕這不會真的。

我再找那孩子時，她已走開了。我不知道她跑那裏去了，我想她一定是躲在八仙花叢後面去了，這些八仙花比我看到過的還要大些，現着深藍的顏色，如同碧海一般的。我們走到院子裏馬車道時，我說：「這孩子不會說話。」

「是的，她不大會說話，但她會唱歌。一個人東飄西蕩的，話的確不大會說的。」

馬車道約模有半哩長，兩旁植着八仙花，但我在松林間又見到了海。然後我看到了大廈。前面是一個草坪，兩隻雄孔雀走在一隻雌孔雀的前面，可愛的尾扇張着，另一隻蹲在石牆上。在走廊兩旁各有一株椰子樹。

這屋子比我先前在山崖下看到時所想像的要大。有三層樓，長長的，排成L字形，太陽照在圓窗上，我立刻意識到有人在看我了。

老戴把我們帶到庭前，大門啓處，我看到有一位婦人站在那邊。她戴着一頂白色的帽子。銀灰色的頭髮，修長的身材，微微彎鉤的鼻子，顯然很神氣似的，不用說她一定是包太太了。

她開口了：「路上快樂吧？雷小姐。」

「很好，謝謝您。」

「一定很累了，要休息罷！來！跟我來！到我房裏喝一杯茶再說。行李放在這裏好了。我會叫她們收拾的。」